

# 彝族文学杂俎

\*\*\*\*\*

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昭伦

封面设计：黄启乐

彝族文学杂俎

陶学良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 
(昆明市大西路3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 2/9 字数：180,000

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

统一书号：10184·152 定价：1.40元

## 序 言

有五百多万人口的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、文化丰富的兄弟民族。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学者少有不接触彝族的社会和历史的；研究彝族社会历史的学者少有不接触彝族的传统文化的。彝族人民在云南的历史上曾经演出过轰轰烈烈威武雄壮的活剧，我们不妨这样认为：离开了彝族，我们便无法讲述云南的历史；离开了彝族的文化，我们便无法讲述云南各族的文化。

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，有关彝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成果近年已见丰收。1984年8月方国瑜先生的《彝族史稿》出版，把彝族历史的研究推向前进。1984年4月刘尧汉等先生的《彝族天文学史》出版，把彝族科学文化的研究推向前进。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组织专家编写的《彝族简史》预计今年年底出版；由李绍明等同志编写的《凉山彝族奴隶社会》把彝族的研究引向纵深。更不要说以彝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刊物已有多种，部分学者在彝族社会历史的研究上

正蕴酿着新的突破。

我们感受到一种鼓舞。但也萌生着一种等待。等待什么呢？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希望看到一本以彝族文学研究为内容的著作。我想从中看到彝族的文学，看到彝族历史和彝族文学的联系，看到彝族文学如何反映着彝族社会，看到彝族社会如何影响着彝族文学。我曾经阅读过部分同志研究彝族文学的文章，也读过陶学良同志在这方面的专论。我准备建议学良同志把这些论文编成专集。我的建议尚未提出，学良同志已把编好的《彝族文学杂俎》放在我的面前。这实在是使人高兴。尽管《杂俎》还不算是煌煌巨制，但它却是彝族文学研究的第一本专集。开头总是困难的，开创尤其值得称道。况于洋洋洒洒之间，作者每每有独到见解给人启迪。那绝不是将就作品写文章，而是花了一番功夫的。就象其中的《论九隆》、《金马碧鸡源流》、《试论彝族的创世史诗》等等，不仅民间文学工作者可以一读，就是史学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也足可浏览，而且读过以后一定会感到兴趣。

民间文学并不仅仅是文学。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更不仅仅是文学。它们是与作家文学交相辉映的特殊文学，是现代文学的祖母，是培植作家文

学的沃壤。它们的特殊之点就在于：它是文，它是史，它是民族精神，它是道德规范，它是初民宇宙观的汇总，它是民族文化的集大成。它要求它的研究者不要仅仅用“斗争性”、“人民性”、“现实主义”和“浪漫主义”等等概念去硬套它，也要求它的研究者不要仅仅把它当做搜集整理的对象而满足于发表。它其实是一门科学。要求对它进行文艺学、历史学、民族学、考古学以及哲学等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。我们尽可以沿用自己习用的某种单一的研究方法，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，必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。从这一点说，《杂俎》的研究方法，有许多值得提倡的地方。

同样，“贝玛”也不仅仅是“巫师”，甚至不可以径直把他们等同于“巫师”。他们是初民文化的保存者、传播者和捍卫者，对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应当依据历史的发展阶段地加以评述。只有当他们完全脱离了民族的传统文化，脱离了世俗的传统职责，他们才逐渐向巫师转化，并在严格的社会分工意义上逐渐成为宗教职业者。我们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容易遭受损伤的，尤其当我们对“贝玛”类人物的批判采取不谨慎态度的时候。

好在《杂俎》的作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

题，因而其论述是可亲近。这除了坚持科学的态度，大概还出于作者对彝族人民的深厚感情。

黄惠焜

1985年4月于昆明

---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金马碧鸡的源流·····         | ( 1 )   |
| 彝族及其它神话史诗·····       | ( 11 )  |
| 论九隆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 39 )  |
| 寓实于玄的彝族史诗·····       | ( 77 )  |
| 彝族神话探索·····          | ( 92 )  |
| 一枝红杏出墙来·····         | ( 107 ) |
| 真真假假、层层相因·····       | ( 115 ) |
| 彝族幽默故事管见·····        | ( 138 ) |
| 一组彝族、纳西族、藏族讽刺故事····· | ( 155 ) |
| 彝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·····     | ( 163 ) |
| 彝族古代作家、作品一瞥·····     | ( 171 ) |
| 《星回节》及作者·····        | ( 180 ) |
| 那解元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 186 ) |
| 彝族学者、诗人高霁映·····      | ( 197 ) |
| 红旗卷起农奴戟·····         | ( 225 ) |
| 普飞创作的民族特色·····       | ( 248 ) |
| 茶花一树早桃红·····         | ( 260 ) |
| 彝族民歌的特点·····         | ( 298 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彝族情歌漫谈.....   | (305) |
| 县华山上的马樱花..... | (318) |
| 彝族歌手李惠珍.....  | (328) |
| 彝族的贝玛及其他..... | (331) |
| 后 记.....      | (361) |



## 金马碧鸡的源流

凡是到过昆明的人，都知道昆明有一条金碧路，它是因金马坊、碧鸡坊而得名。金马坊、碧鸡坊最初建于明朝初年，由于连年战争，破坏较大。近年才毁的两坊是1883年重建的。据传每年秋分那天，太阳刚出，月亮将落，日光月光恰好射进两牌坊中的一点，形成一幅刹那间的绝妙景象——“金碧交辉”。这里，不但凝聚着建筑师的满腔心血，而且熔铸着金马碧鸡的美丽传说。老昆明人几乎都晓得昆明市郊还有金马山、碧鸡山、金马寺、碧鸡寺，以及东寺塔上的古迹，往往会以为金马碧鸡的传说产生于昆明。然而查阅古书，考察古迹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### 一

金马碧鸡的优美传说，源远流长，最早出现于大姚、会理一带的彝族人民中，它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彝族的神奇传说。

远在西汉时，这个传说就在云南的大姚、元谋、永仁、禄劝以及四川的会理一带广泛流传。

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华阳国志》、《蜀中广记》等书都有金马碧鸡的记载。综合起来，是这样记述的：

大姚一带的禺同山上，很早就有人见过金马、碧鸡了。金马，浑身金灿灿、黄爽爽，是匹能飞善走的黄鬃神马。碧鸡，有白生生、亮闪闪的羽毛，十分耀眼。它们那斑斓的色彩，秀丽的身影，不时闪现在人们眼前。可惜的是，它们时隐时现，一晃眼就不见了。

禺同山下有一条银带般的河水，叫蜻蛉河，向北流入金沙江。金马、碧鸡就出没在这秀丽的蜻蛉河两岸。金马是匹天下难找的神马，它有日行千里的脚力，能飞跃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上。老百姓常把自己的马赶到山下放牧，和这匹神马交配，就能生出不同凡响的小千里骏马。

禺同山下的金马，而今还有它的足迹。那历历可数，十分清晰的马蹄印，撒满了禺同山的金马路。

这神奇的金马，可惜后来死在金沙江中了。人们为了纪念它，在四川的江原亭地方，砌了一座金马坟，在会理，则建造有天马祠。

金马碧鸡的传说产生在大姚、会理一带，是有它的历史、地理原因的。蜻蛉河金沙江流域的元谋、大姚、姚安、会理、巧家等地，自古至今，二千多年，盛产名马。“滇中马”、“昭通马”、“凉山马”，秦汉时就已驰名国内。汉时，用兵西域等地，少不了良马骏马。神马与凡马交配而生千里良驹的传说，正是这一现实的理想化的反映。那浑身金黄的骏马，无论交通运输，前方征战、生产生活，都需要它。马之于人，其功不浅，怎能不叫彝族等各族人民歌颂马、赞美马呢？人们赋予它各式各样神奇的传说，那是十分自然的。

这里，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索禺同山下，蜻蛉河流域是什么民族？《史记》、《华阳国志》等所载“劳浸”、“靡莫”、“滇”等古老部落，就曾包括彝语支的先民在内，彝族的先民就曾居住在这些地区。方国瑜先生的《彝族简史》（油印本）中说：“滇池和邛都居民称为‘叟’”，又说：“东汉以后记录……叟人语言即古彝语”。这说明昆明、大姚、巧家、会理、西昌一带，居住着彝族先民。此外，在巧家附近的昭通洒鱼河古墓中，还出土一颗铜印，刻“汉叟邑长”，它有力证明，这些地区是彝族先民的住地。王宏

道、王叔武先生等的《彝族简史》（铅印、内部资料），以及尤中同志的《云南古代民族》，皆认为大姚、巧家、会理一带曾是彝族先民的住地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昭通后海子出土的东晋壁画（见《文物》1963年12期）上，有“留天菩萨”、“披土黄色缀小圆圈纹披毡”、“赤足”者，西壁上就有二十七人著彝族服饰，它与今日大小凉山、昭通、楚雄的部分彝族的衣著一脉相承。在东晋壁画的南壁上，画朱雀展翅欲飞，题字“朱雀”（墨书）。细细审视，这“朱雀”之图，很可能就是民间传说的碧鸡，只不过是文人把它美称为“朱雀”罢了。

据上所述，我们可以初步认定金马、碧鸡的传说，最早产生于大姚、巧家、会理一带，是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彝族传说，早在汉代，就广泛地流传于彝族民间了。

彝族人民把马作图腾崇拜，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。彝族的先民是远古的氐羌，而古羌人曾以马、牛、狼为图腾。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中说：“子孙分别，各自为种，任随所之；或为牦牛种，越嶲羌是也；或为白马种，广汉羌是也；或为参狼种，武都羌是也。”（见卷八十七，2876页）牦牛羌和白马羌是从四川地区逐渐向西

南迁徙的，到秦汉之际，定居在滇东北、滇西一带。这时出现了大量金马的传说，汉以后的文人，便把它记录下来。

## 二

随后，金马碧鸡的传说成为书面记录，是有很大的变异性的。传说产生的地点，也在不断扩大、搬家；传说的内容，有的与民间传说不尽相同。那是由于人们处在不同的地位，各从不同的角度，给以不同的解释。但无论如何，总是起到了广为流传，扩大影响的作用。

有的历史家是从历史的角度，把金马的传说记载下来。司马彪的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说：

“青（蜻）蛉有禺同山，俗谓金马碧鸡，其源始于宣帝时，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。”有的注释家也对这个传说作了记录。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、如淳的《汉书注》都是说“金形似马”，

“碧形似鸡”，“光景倏忽”，倒也生动。但也有如郭璞注释碧鸡为碧玉，他说，会理一带产碧玉。彝族人民奇妙的幻想，被他作了非常实际的解释。传说的神话色彩，传说的实质，皆被注释掉啦。

汉宣帝刘询对金马碧鸡的传说，尤为关注，终于导致民间传说实质的改变。公元前61年，刘询派遣谏议大夫王褒，来寻金马碧鸡。糊涂皇帝的糊涂臣子真的奉命来了，可惜未到大姚，就病死途中，只留下一篇有名的《碧鸡颂》。皇帝寻求神马，其用心是很深的。他想借此招抚彝族人民，归附汉廷；一则表示他对边疆神灵的尊敬，以显示他是有德之君；二则还可以找来更多的千里骏马，充实其养马场，以利征战；三则企盼得到金马之神，碧鸡之宝，供其玩娱。然而，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。

然而，这个传说，一经皇帝关注，更加流传开了。人们相互传颂、揣想，诗人笔下也出现了金马碧鸡的形象。如晋时，左思的《蜀都赋》里就有“金马聘光而绝影，碧鸡倏忽而曜仪”的名词。还有不少文人骚客渲染它、引用它。

### 三

金马碧鸡的传说，历代又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？

晋时，常璩的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里是这样记述的：汉章帝时（公元76—88年），王阜作

益州太守，很注意倾听民间传闻，其中传说：有人看见四匹神马，常在滇池里洗澡，出没在流入滇池的河里。这四匹神马与附近民间的马交配，生出骏马良驹，成长后，一天能走五百里，甚至上千里。人们称它为“滇池驹”。

唐代，有人为金马建立祠庙，可见影响之深。樊绰的《蛮书》云：“昔有金马，往往出现，山上亦有神祠”。

宋、元、明之际，佛教广泛传入云南，金马碧鸡的传说，又带上了宗教色彩。

明代，倪格的《南诏野史》里讲的是：阿育王有三个儿子，他们是喜欢“其色如金”的神马。阿育王命三个儿子各自前去捕捉金马，谁捉住就是谁的。阿育王喜欢三儿子至德，私下把马笼头交给他。至德追马到离昆明不远的东山，捉住了金马，故东山叫金马山。两个哥哥见弟弟捉到了金马，只好耽在西山，山上有碧凤，当地老百姓叫碧鸡。以后，他们死了，哥哥封为碧鸡山神，弟弟封为金马山神。

清初，公元1681年，吴三桂反清，其子吴世璠盘踞云南，与清将固山贝子大战于金马山，结果清兵胜利。于是清统治者又编造一则“神话”说：清将固山贝子梦见金马腾骧，神马暗助清

兵，才打败吴世璠。他们的统治，似乎有神灵的天马协助，以致获胜。这是统治阶级利用民间传说，为自己效劳的突出例证。随着云南政治中心在昆明的确立，统治阶级利用这个传说，大作文章，借典铭功；加上文人的添油加醋，省志、县志的的争相记载，金马碧鸡产生于昆明的说法，就众信不疑了。

金马碧鸡的传说，今天仍在大小凉山、金沙江两岸，以及楚雄、玉溪、曲靖地区的人民中继续流传。尽管也有变异，但始终保持着民间色彩。它与文人的记述显然是分道扬镳。如流传在大小凉山、楚雄的英雄什加儿（即支格阿龙）就曾骑着飞马，仅一顿饭的功夫，就奔走千余里，取回三根铁柱，为民除害，压住毒龙。可惜，这个后羿式的英雄什加儿，被他的第二个妻子的“好心”害死了。她为了永远地留住什加儿，就偷偷地剪了飞马的一支翅膀。于是什加儿和飞马一块掉进大海里淹死了（见《民间文学》1955年5月号）。楚雄元谋地区的《阿鲁举热》，实际上就是支格阿龙的一个变异流传本。这个古代英雄，他为人民除掉毒蛇猛兽，射下日月，造福于人民。后来他骑着飞马去寻阿妈，被土司日姆老婆，把飞马翅膀剪了三层，终于共同坠落，淹死



在大海里（见《金沙江文艺》1979年3调）。而新平、峨山的金马（飞马），它是为彝族农民起义领袖普应春服务的。普应春骑着飞马，为穷兄弟办好事。新平县的磨盘山至今还有金马的脚迹，深印在巨石上。新平县附近，还有洗飞马的洗马塘（见《新平县志》）。

金马的传说，不仅在彝族中流传，还在哈尼族、汉族中广泛传播。哈尼族有飞马的故事，汉族也给飞马增浮了很多内容，取了不少地名：元江有龙马山，新平有马龙河，通海有白马岩，玉溪有龙马山、宣威有马龙窝……多得不可胜数（参考1956年9月12日《云南日报》李孟北《龙和马》）。

金马碧鸡这则古老的彝族民间故事，对云南各族人民影响是很深的。有不少诗人、作家吸取它作为养料，并且讴歌它、赞美它。梁简文帝的神山寺铭，庾信的诗，杨升庵的《云南山川考》、王蛮盛的《南诏德化碑》，近人许印芳、秦光玉、赵藩的诗……都竭力颂扬它；省志、县志也把它当作典故，几乎处处引用；对联的采用，更有奇趣；其中寺庙、学校采用尤多。如称云南大学、云南民族学院、昆明师范学院、昆明工学院的“左金马，右碧鸡”、“地气宜学”，特别是